

方励:倾家荡产拍摄《里斯本丸沉没》

1942年10月1日,载着1800多名盟军战俘的日本货船“里斯本丸”号,在中国浙江省舟山东极岛附近被美军鱼雷击中。日军扫射从船上落水的盟军战俘,附近岛上的200多位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划舢板救起其中384名……

9月6日,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上映。为了这部影片,方励耗时8年,掏空全部财富,终于为世人打捞起这段历史。



方励采访里斯本丸幸存者

出海寻船

2014年,东极岛上,方励作为制片人,和导演韩寒拍摄电影《后会无期》,第一次听当地人讲起了“里斯本丸”号的故事,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为这个故事耗费整整8年光阴。

“这么大一件事,我居然不知道!”方励对历史感兴趣,又听说这艘沉船70多年来都没找到,一下子来劲了。作为地球物理专业出身的海洋技术专家,找船正是他的强项。

2016年至2017年,方励带领团队出海寻找“里斯本丸”号。他们出动水下机器人、无人艇、空中无人机等设备,终于找到了一艘沉船。“船体已经腐烂破掉了。后来只能用声呐扫描得到船体三维影像,再和当年的设计图纸比对,最终确认了这就是“里斯本丸”号。”

2017年9月9日,方励听说,当年参与救援的中国渔民,也是整个事件唯一健在的中国目击证人林阿根已经94岁了,记忆退化严重,还有一名战俘老兵尼斯·莫利活着,在英国。他立刻警觉,如果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它真的就要沉没了。



艾萨克曼

自掏腰包,发起全球首个“纯素人”太空游

这是艾萨克曼的第二次太空之旅。在此之前,他还发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全部由平民执行的载人飞行任务——“灵感4号”载人航天任务。艾萨克曼不仅承担了整个计划的费用,还亲自担任指挥官,在当地时间2021年9月15日晚上8时02分带领其他三名乘员共同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飞行——全球首个“纯素人”太空游。据《时代》杂志报道,艾萨克曼为这次太空旅行的四个座位向

方励发现,2004年,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班纳姆曾写了一本关于“里斯本丸”号沉没的书籍,他迅速联系上作者,在其帮助下获得了关于“里斯本丸”号的许多资料和亲历者及其后人的联系方式。

2018年4月,方励踏上全球寻访的旅程,采访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人。当一个个人心碎的故事呈现面前时,他再也受不了了:“当年登船战俘1800多人,我手里的名单才一二十人,我不甘心。虽然绝大多数亲历者已经不在,可家人亲属还在,我想挖掘更多亲历者背后关于亲情、爱情、友情、友情的故事。”

全球寻访

“你们在哪?寻找‘里斯本丸’号战俘后人。”2018年7月,英国《星期日报》《每日电讯报》等媒体上出现一则寻人启事,持续时间长达两个月。

当方励提出想通过打广告的方式寻找更多战俘后人时,团队成员纷纷质疑:这个年代谁还看报纸?方励说,不对,老年人看报纸。一打听报价,一个版面费用高达2万英镑,但方励还是坚持要登。不

少媒体一看,怎么一帮中国人来找英国人的战俘后人?大家被他的行为打动,主动给了大幅度折扣。

在各大媒体的宣传下,方励一下子找到了380多名战俘后人。最令人惊喜的是,居然还有一位当年被渔民救起来的老兵尚在人世,住在加拿大山区。

方励寻找“里斯本丸”号,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心,后来采访亲历者及其后人,也只想做成电视纪录片,但没想到在此过程中,他被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深深打动,本能地想要分享给全世界。“这件事的情感浓度太强了,我觉得只有大银幕才是最合适的。”2018年大约七八月,他决定,要拍纪录电影。

方励确实是拍摄这部电影的“天选之人”。他有找到沉船的技术实力,又懂电影制作,更重要的是,他有股“死磕”的执着。他透露,所有采访没有台本,因为他不是去问问题,而是去进到受访者的世界,“向他们汇报”。每到一家人,他先拿出一本厚厚的工作手册,里面全是关于“里斯本丸”号的图片资料。他指着沉

船三维影像图对受访者说,看,你爸爸就在这儿。受访者顿时泪如雨下,他们中很多人,父亲失踪了七八十年,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卖房拍片

一开始,方励以为一部纪录片几百万元就能拍下来,没想到不知不觉花钱越来越多,到2021年,资金链断了,只能借钱拍片。最后,方励卖了北京和成都的房子,现在租房住。

“钱没了,能活着就行。但是这个电影是我必须得做、不得不做的事情。谁让这个历史关头你闯进来了?”方励说,让全世界知道“里斯本丸”号的故事,变成了他的使命。为了这部作品,方励钱没了,头发白了也白了。这种“任性”,和他当年为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跪求排片如出一辙。

8年来,方励感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和温暖。德国摄影师至今没分到片酬,一句话也没计较;好友李玉为影片旁白担任配音指导,一句一句纠正发音;电影人韩寒投资300万元;海报设计师黄海免费设计海报……方励说,这个故事是属于大家的。

(摘自《北京日报》袁云儿/文)

艾萨克曼:商业太空行走第一人

北京时间9月10日下午5点多,执行“北极星黎明”任务的猎鹰9号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点火发射。亿万富翁艾萨克曼等四名素人乘员乘坐“龙”飞船进入地球辐射带。在为期5天太空飞行任务的第三天,艾萨克曼和其中一名乘员会进行太空行走。这是商业公司首次进行太空行走,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距离地球最远的太空行走。

SpaceX创始人马斯克支付了2亿美元。

此次作为“北极星黎明”号任务的指挥官,艾萨克曼继续发挥了自己的“钞能力”——“北极星黎明”号的经费由他和SpaceX共同规划并资助。

辍学后“地下室创业”,变身亿万富豪

1998年,年仅15岁的艾萨克曼与比他大两岁的朋友布伦丹·劳伯共同创立了一家小公司,主要为当地企业设计网站。后来,他辞职,在父母的地下室里创办了Shift4 Payments的前身——联合银行卡(United Bank Card)。凭借出

色的编程和IT能力,公司迅速构建起网络应用程序,简化了信用卡支付流程,吸引了大量客户。

联合银行逐渐壮大,并在2012年更名为Harbortouch,六年后再次更名为Shift4 Payments。

2020年6月,Shift4 Payments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超过64亿美元,艾萨克曼拥有公司38%的股份,持股市值高达23亿美元。

爱上飞行,短短五年内创造世界纪录

在成功打造Shift4 Payments的同时,艾萨克曼还将目光投向了航空领域。2004

年,他开始学习航空飞行课程,并在短短五年内创造了世界纪录:在不到62小时内完成了从亚速尔群岛和阿拉斯加往返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的轻型喷气机飞行。

2012年,艾萨克曼创立了德拉肯国际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私人军用飞机机队之一,拥有70多架歼击机。2018年,他的公司与美空军签署了首个价值2.8亿美元的合同,负责在内利斯空军基地训练空军飞行员。这一成就不仅证明了艾萨克曼的商业眼光和战略思维,也为他追逐太空梦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自《现代快报》李鸣/文)

期待黄昏

谁最中国

余秀华写道:“要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熟了,炊烟恰恰升起。那只白鸟贴着水面飞过,栖息于一棵芦苇,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如此,足够我爱这破碎,泥泞的人间。”

那便走进这样一个黄昏。炊烟袅袅,倦鸟归巢。漫天霞光里,牧羊人赶着他的羊群归来了,疯跑的孩子披着满身汗水回来了,劳作了一天的人点上一支烟,在袅袅的烟气中卸下一身的疲惫……

这是夏日的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的时刻。白日里的灼热收敛了它的锋利,紧绷了一天的空气松弛下来,给了风穿梭的空隙。

我搬来躺椅,坐在外公种的杏树下,看饱满的杏子在夕阳中被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表面一层细细的茸毛都变得清晰可见,真可人啊。如果你曾走进这样一个黄昏,就会明白,诚如季羡林写下的,



在《人类简史》这本书里,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1459年,欧洲人绘制了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地图上似乎巨细靡遗,就算是当时欧洲人一无所知的南非地区,都有密密麻麻的信息。那个时代的人,认为世界上只有欧、亚、非三大洲,除此之外,根本不存他们所不知道的区

域。就连航海家哥伦布,也对这张地图深信不疑。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希望能找到一条前往东亚的新航线。途中,他登陆了一个新的岛屿,也就是现在的巴哈马群岛(属于北美洲)。但他固执地认为,这是属于东亚海域的一个小岛屿。一直到他去世,他都不相信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陆。直到1502年至1504年,意大利水手韦斯普奇在文章里提

黄昏之前,我站在一棵樱花下。眼前的花,正是开得最好的时候,所有的花朵都努力到了极限,竭尽所能,不管不顾。它们如此认真且投入,心无杂念,庄严肃穆,简直有些神圣的意思。

当然,在这样一棵樱花树下,我更需谦逊。花在绽放之前,就知道自己即将牺牲。我想,我不是在看花,而是在看

“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它的存在足以化解生活的千瘁无趣,治愈你所经历的那些失望与绝望,然后重新爱上这“破碎泥泞的人间”。

我想没有人能准确描述一个黄昏。文字写不出它的色彩,画面绘不出它的纷繁,就连亲眼看都嫌不够,一眨眼,已是万千变幻。

有时候天空有云,夕阳投下它的火把,便燃烧出漫天的云霞。有时云层厚重,如海翻滚;有时云层散漫,如絮轻软;有时只轻薄几缕,如烟飘散……而云的厚薄便成全着明暗的交替与色彩的渐变,明处交融着灿灿的红、橙、黄,暗处映着天空的蓝、紫、灰……

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想起《悟空传》中的一个场景。唐僧让悟空去找些食物,悟空说他在看晚霞,唐僧急了:“你可以一边看一边找啊,只要不撞到大树上就行。”

悟空说:“我看晚霞的时候

不知道的力量

每晚CC

出:哥伦布发现的小岛旁边应该不是东亚,而是一个新大陆。美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才渐渐出现在世界地图里。说到这里,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也忍不住感慨:到头来,全球四分之一的陆地、七大洲之中两个洲的名字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人,而他唯一做的事就是有勇气说出“我们不知道”。而这种“我们不知道”的精神,也启迪了欧洲很多地理学家,以及欧洲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的学者。

从1525年开始,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就出现了大量的留白,承认已知之外,还有许多未至之境。

这些留白就像一块块磁铁,吸引欧洲人前赴后继。欧洲探险队绕过非洲、深入美洲,

“万里赴戎机”。

有时,我会脱口而出,说哪些花开出来好看,哪些花开出来不好看。此刻想起来,既草率又狂妄,犹如面对别人的努力与付出,随意置喙,大言不惭。

人在花前,有种人与花平起平坐的感受。人在花下则不同,会有种被神圣笼罩和包围的感觉。一抬头,看见满树灿花,自然而然,心有所畏。(摘自《辽沈晚报》)

不做任何事!”

这句话可真酷。从小我们便被规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用的事情上”。一旦有稍微的停滞与享受,心中便有莫名的负罪感。久而久之,面对美好,我们似乎总是缺少了一些理直气壮地拥抱它的勇气。

但何为有用,何为无用?填饱肚子似乎比看晚霞更有用,悟空却说:“我只有看看这个,才能每天坚持向西走下去啊。”

晚霞不需要有什么用,看晚霞的人也不需要思考这有什么用。美丽本身就是价值。在夕阳光线的笼罩之下,一切似乎都有了灵性,哪怕是平平无奇风景——一朵蒲公英,一座黄土坡,一汪池水——也忽然有了一种朦胧的诗意,一种毋庸置疑的美,让你忍不住驻足,细细地观望……

我喜欢看万物的美在夕光中觉醒的瞬间,我也喜欢看那些为这美驻足的人。

(据“谁最中国”微信公众号)

越过太平洋和印度洋,到达世界各地。

推动这一切的,就是“不知道的力量”。

(据“每晚一卷书”微信公众号)

不知未来年轻人,将生活视同于史诗中的历险,一次奥德修斯之旅,穿过陌生的汪洋与无名的岛屿。其间他会试炼并证明自己的力量,从而发现自己有不死之身。

中年人活过了自己所梦想的未来,将生活视为一场悲剧;因为他懂得了无论自己力量多大,也敌不过偶然的势力与他名之为众神的自然规律,也懂得了自己终有一死。

然而晚年的人,恰恰如其分地扮演着他得到的角色,一定会将生活视为喜剧。因为他的各种胜利与失败汇合了起来,一边不比另一边更能成为自豪或羞耻的理由;而他既不是战胜了势力的英雄,也不是被势力摧毁的主人公。像任何一副总在演戏的贫乏可怜

的皮囊,他领会到自己演过的角色太多,以至于不再有本人可言。(摘自《奥古斯都》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约翰·威廉斯 郑远涛 译

狂走笔



中央文明办 宣

